



大海的子孙

顾 工

目 录

第一辑 浪花中

大海的子孙.....	3
孩子，回来了.....	11
夫 妻.....	24
探 望.....	31
翻江倒海的人.....	35
战斗的海岛.....	41
炮阵地上.....	46
南海蛟龙.....	54
浪花中.....	58
女炮班.....	64
海边的故事.....	70
波光浪影.....	75

第二辑 藏 红 花

骑兵在奔驰.....	89
登 山.....	95
礁石上的哈达.....	97

雪山里的人们·····	99
画 笔·····	112
北京姑娘·····	115
藏红花·····	120
追 踪·····	129
冰山上·····	136

第三辑 军中随笔

在红旗下成长·····	145
练兵场上·····	156
赶 路·····	159
两个侦察兵·····	163
叮 咛·····	167
接 班·····	171
破石记·····	175
跋山渡海·····	184
入党申请书·····	188



浪 花 中

大海的子孙

朝霞，映红了海水，也映红了海滩上的鹅卵石。几只海鸥，在霞光中翻飞，翅影和远处的帆影，都在碧波上闪亮。

团长高峰和我在海滩上漫步。我们在学习班，已经学了半个多月，今天是休息日，一同出来接触一下渔民们，看看这岛上的大好风光。

高团长对这个岛屿很熟悉。他一边走，一边高声讲：二十多年前，他怎样带着连队深夜上船，渡海，怎样压住敌人的火力，占领滩头阵地，冲上制高点……

船 老 大

团长讲得很激动，大海仿佛也听得激动起来了，一排排浪花不断地向我们涌来。团长的话，象是进军的战鼓，摇动着我的心房。

但是，我又听到另一种擂鼓般的声响，咚咚咚……

冲破海浪的喧哗，直捣我的耳膜。

我们走近前去，一看，原来是几条大木船，搁在滩头，船肚子朝天，高架起来。船工们挥舞铁锤、钢斧，正在进行整修。有一位飘着大白胡子的老人，挥动着工具，上下走动着。

“强大爷，你好哇！”团长一下就认出老人来了，大步走上前去同他招呼。

强大爷从船顶上跳下，走近团长，眯细眼睛，仔细打量着。

“呃，眼力不济了。”迟疑片刻，老人才爽朗地大笑起来：“哈！老连长，十年不见，听说你又回岛子了，怎么不上我家喝碗白酒去？”

“早喝足了，二十年前你给我灌的酒，还在肚子里边装着哪！”团长风趣地回答。团长接着讲给年轻的船工们听，这位强老大，当年怎样落下帆，荡开桨，运送人民解放军从大陆驶向海岛；半夜起风，海浪泼湿了高峰的军衣，冻僵了四肢，强老大揭开酒葫芦盖，给高峰灌了一口又一口……

团长讲到这里，紧握着老强粗大的手掌问：“手胳膊还好使么？”

“好使！什么刀枪剑戟都能耍得起来！”老强挥动手中的钢斧，使劲往船帮上“当当”地砸了几下。在突露的筋肉上，抽动着一道明显的伤痕。老强见我注视着，便

对我说：“二十年前，坐着大军的小船，刚接近这岛子，就从敌人的乌龟壳里射出一串子弹，擦破了我的肩膀，血直往下滴。就是这位连长，打开急救药包，给我包扎伤口。那根绷带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哪！”

“还保留着？”

“嗯，保留着。”老强严肃起来，声调变得缓慢了，“保留着。为的是不忘本，不忘传统。我自己常看看，也给儿子、女儿、孙子们常看看。部队要发扬光荣传统，我们家，我们村，我们的岛子，也要牢记军爱民、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啊！”

老人的话，铿锵作响，每个字都象用手中的钢斧，当当地锤进人的心灵深处。

团长一面眯着眼端详，一面拍着正在检修的船身问：

“这条船，就是当年送我们冲上岛子的那条船吧？”

“正是这一条。”老人更加来劲：“不过跟我一样，有点儿见老。”

“老当益壮嘛！”团长拍拍自己的胸口，象在赞美老强，又象在鼓励自己。接着问：“还出海吗？”

“明天就推船出海！”

子 孙

团长和我在海滩上漫步，又添了一行新的脚印；热

情、豪迈的老强，放下手中的钢斧，伴随着我们。

“啪！”突然飞来一颗大“流弹”，正落在老强的宽肩膀上。

“流弹”不是别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只大海蟹，从肩上滑落到卵石上，还在迁缓地爬行。这时，从礁石丛中，传来一阵清脆、天真的笑声。抬头一看，礁石顶上，站着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手里还倒提着一只刚摸到的海蟹，又要投掷。

“调皮！”老强又气又好笑，瞪大眼睛呵斥：“没大没小，你没看见有解放军在这儿？”

“解放军叔叔，你们好！”摸蟹的孩子们，都从礁石后面跳了出来，齐声叫着。

“这孩子，好面熟啊！”高团长打量着那倒提海蟹的孩子。孩子大眼睛、大嘴唇、大耳轮子，一股顽皮劲儿。团长猛地想起来了：“呃，是小二憨子？二十年前，立过战功！你的儿子！不过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孙子！”老强指着小孙子说。

“喔，喔……”团长走近这孩子，对着他看：“孙子！我说过二十来年，小二憨子怎么一点没长个子呢？长得可跟你儿子一模一样。”

说到老强的儿子，团长又想起了一段故事，当着这爷孙俩，讲给我听。

那是二十年前，刚上这个岛子。一夜激战，敌人从

乌龟壳里爬出来，缴了械。一查，少了一名敌人的“海虾司令”。这个“司令”，以喜欢吃海虾出名，要岛上的渔民，天天给他送最鲜的海虾。海虾小了不行，少了更不行。岛上百姓恨他恨得嘴里咬牙，肚里炸雷。现在解放军来了，正要找他算总账的时候，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这时，有个水淋淋的孩子跑来报告，他们发现“海虾司令”从后山湾跳海，向远处的一条美国兵舰游去，小二憋子正在追捕他……

老强一听，心里焦急，怕孩子太小、吃亏，撒腿就往后山湾跑。高峰也带了几个战士追了过去。谁知刚到那儿，就见从一朵大浪花里冒出个孩子。大家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小二憋子。他手里握着把剖鱼用的尖刀。这孩子光着身子，赤着脚，笑嘻嘻地走上海滩，对大家说：“解决了！‘司令’喂了大鱼了！让我一个猛子扎过去，把他大肚子捅破了！”老强迈过去，紧紧抱着儿子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老强的孙子扔掉手中的海蟹，接着给我讲了一段他爸爸的故事。这孩子闪动着大眼睛，翻动着大嘴唇，说得不很连贯，但很认真：

“我爸爸现在是民兵连连长，去年带民兵出海打鱼，捉了一对特务。这特务，一个是尖脑袋，一个是尖下巴。他俩把小橡皮船划近我们的渔船，掏出手枪，强迫我爸爸和民兵把一船鱼都送到另一条贼船上去。爸爸一

生气，就用桨把他们两个都打翻了，翻到海里……后来，民兵们把两个特务从海里捞起来，塞在鱼舱里，跟一堆腥鱼臭鳖一起装回来了……”

“后来，”高团长听到这里，笑着把话接过去：“你爸爸就受到人民武装部的奖励，得到一支新的快枪……再后来，你就来接你爷爷、接你爸爸的班！”

爷爷笑了，孙子也笑了。

我问：“民兵连连长现在在哪里？我很想见见呢。”

还没得到他们的回答，忽然响起了轰轰的炮声。

“哪儿打炮？”

“后山湾。”

“部队打的吗？”

“不，民兵连。”

轰轰——又是几发。孩子骄傲地喊道：“听，我爸放的，他们在演习……”

儿 女

我们追随炮声，向后山湾走去。

穿出一片密密的松林，我们来到桃子累累的桃园。
桃园里飘荡着嘹亮的歌声——

祖国的海洋，

是我们的家乡。

伴随海鸥的翅膀，
在阳光下飞翔……

“你们知道这歌子是谁唱的吗？”老强边走边问。

“大概是女民兵，”我猜着回答。

“是女民兵。”老人说：“当中有我的女儿！”

“你还有个女儿？”团长诧异地问。

“我这个女儿还是你送给我的。”

高团长以为老人又在开玩笑，放声哈哈大笑：“我没有女儿，怎么能送你呢？”

“不，这不是开玩笑。”老强的脸色庄重起来：“那会儿，解放军一上这岛子，那个‘海虾司令’见大势已去，就下令放火烧山。那火啊，烧黑了山头，烧毁了渔民的家。就在这儿，过去住着两三家穷散户，草棚子草顶，见火就燎烟。解放军一部分去追歼敌人，一部分留下救火救人。高连长，你是带头冲进火海的……”

“对，那时候真是火烧眉毛，什么都不顾了。”高团长被唤起回忆，眼神发亮，仿佛火光在瞳仁中燃烧。

“你从火里抢出个哭着的女孩子，三岁的毛丫头，她的母亲，病倒在破草席上，爬不起来。你再回身去救时，她已经让凶狠的火舌吞吃了……”

老人的话中有泪。沉默片刻，又接着说：

“现在好了！高连长，你托付给我的孩子，我总算尽力拉扯大了。这丫头进了学校以后，学习成绩挺不错，

一直念到什么专科学校毕业。毕了业，她主动要求回海岛。她回来了，又种海带，又建桃园……”

姑娘的歌声，越来越嘹亮……

晚霞，映红了海水，也映红了海滩上的鹅卵石。在这休假日，我呼吸到多么新鲜的空气，看到多少新鲜的东西呀！我感到十分激动，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

孩子，回来了……

黄昏，在渔岛的码头上，有三个小毛孩站在那里哇哇直哭，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哪儿？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？一个年轻的船手，赤着膊——他身上的肌肉，象船只新刷了桐油，在最后一抹夕阳的斜射下，显得分外坚韧、光泽。他是很有力气的，但现在他的力气不知怎么使才好，在这三个小毛孩旁边，不知该怎么哄逗、怎么劝慰，看来，他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。

天海之间，唯一的一块明亮的云，也象烧枯的炭，渐渐暗淡下去了，天黑得更浓些。但三个小毛孩的哭声，并不因此稍减，反而此起彼伏，一声比一声挑得更高。船手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自己的胳膊抱着自己的胳膊，坐在一块礁石上发愣、发火。他埋怨这几个孩子的母亲，硬把这几个孩子塞给了他；埋怨这几个孩子的父亲，为什么不到码头上来接？也埋怨自己，冒冒失

失、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这么个“运输”任务。看来，坐到明天早上，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岛子上去了——摇来的那条小船，还在海滩上搁浅，象张开半瓣的蚌壳，很想就飘进大海呢！……

岛的山峦上，亮起了两颗金色的星星，不，不是星星，是车灯。灯越逼越近，照亮了公路，也照亮了码头，也照亮了孩子和年轻的船手。船手突然燃起什么希望似地站起来，他呆了呆，但汽车只是汽车，对他现在的这种困境，又能有什么办法？……

汽车停下来，是辆小吉普，司机跳出车门。这司机是个很精神的战士，在车灯前一晃而过的时候，在他脸上只看到两道眼眉，很浓很重，所以显得不大和气、不大好惹。他来到孩子的面前，弯下了腰：

“喂！喂！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……他们找不到家……回不了家了……”船手走过来代为回答，但一时没能说出准确的词句。

“这是怎么闹的？”战士还是不明白。

“我今天下午在出河口的时候，碰上这三个孩子的妈妈。她站在岸边直噎呼直喊，一个劲儿问我上哪儿？我说：‘去小前岛。’她就说：‘你不是要路过大前岛吗？’我说：‘要路过。’她说：‘你把这三个孩子带一带，带一带，他爸爸站在那岛子的码头上等着哪！你到那儿，伸手一交就行啦！谢谢，谢谢……’我这人，又没学会说推托话，

我就把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，都抱到船上啦！……”船手憋了半天的委屈、半天的话，总算找到个出口了，便直冲冲地倾泻出来。突然，猛地结束了，象船只顺水走着走着，一下在礁石中卡住了：“可是，到了这儿，没人，没人接！”

船手说话时，三个孩子停止了哭，船手的话一停，三个孩子又齐声大哭起来。这哭声扰乱了船手的心，这时，也扰乱了战士的心。这战士把浓眉皱了皱，粗重地说：

“好！把孩子交给我！”

“交给你？！”船手本来多想解除这副重担，但现在有人自告奋勇来挑，他却又有些不放心了——这位战士看来比船手本人还要鲁莽。他不愿意把孩子放手似地问：“你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去找，找他爸爸……”回答得很干脆，很好办。

“你知道他爸爸叫什么？”船手象故意留难了。

三个孩子中，最大的一个不哭了。她的样子有五岁，脸圆鼓鼓的，眼泡哭得红肿着。她明白该自己发言了，往里抽着气，一噎一噎地说：

“我爸爸叫洪大发，是……是个民兵……民兵队长……”

“好，这就好！”

战士把三个孩子全部抱进车厢，放在后面的座位

上，让他们并排坐好，就把油门一踩，飞驰而去。

船手没想到，没等自己作出决定，就这么交代了。这件麻缠的事情一离身，却又爽然若失。他在礁石上呆呆地站立好久，才向自己那叶小舟走去。

二

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，公路的陡坡很多，忽起忽落，所以车就象在海浪中颠簸。不过这位青年司机章有来，已经不在乎了。他调到这岛上有两三个月，在这段路上也已经跑过好几十次，记清了每道坑洼、每个拐角……

路难走，但是车还是飞快。说实在的，章有来是有些心急，他也想去看妈妈呢！事情总赶得这么凑巧，下午，团里刚来电话，说他妈妈到岛上来看他了，叫他赶快到团部招待所！可是刚喜滋滋地放下电话，整整帽子，要去向连长请假，连长就来到面前说：有一部报话机，还有两箱药品，运到五号阵地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当然，战备需要这是头等大事，个人的这个那个，都必须往边儿上靠靠。于是，要请假的话，就咽了回去。

妈妈，已经四年没见了。记得参军时，妈妈替他提着行李卷，替他赶着牛车，他要妈妈坐车上，妈妈说什么也不坐，怕累坏了生产队的牛。妈妈过去缠过脚，可